

資治通鑑

唐紀

自二百三十一
至二百三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10)	
函號	別	7 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七 起闕逢困敦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七
月凡一年有奇始甲子五月終乙丑

凡一年
零三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至萬年京縣屬京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始改御

韓滉運餉
大功

將即亮翻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請行在

廣翻使疏吏翻羅綺也綾文縉丁度曰古者芒氏初

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

擔都濫翻肩負為擔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

相為行偽翻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

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待直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

舟中矣下至厨籌厨籌當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

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史言韓滉又運米百艘

以餉李晟艘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考異曰柳玘

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

月未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十里詔命豈能遠達乎

取今不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

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將即亮翻扣擊

胡田五百弩已殼矣比至渭橋殼居候翻引滿盜不

敢近近其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

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

衣於既翻絹與掾翻縑帛織成而破然後易吐蕃

既破韓旻等吐從噉入聲破韓旻大掠而去朱泚使

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

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

其眾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泚且禮翻又音此瓌工

韓夫人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德宗

翻城古術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城與蕃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亭川吐蕃傳亦同郝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城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泚賂遂引兵歸國城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

李晟渾城兵少少詩沼翻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

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

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

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使疏致令羣帥進退憂虞類翻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乘其虛躡其後欲

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

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

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

之勝不死則悉遣人禽遺唯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

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

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

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晟諸帥才力得伸

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

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

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晟諸軍當議

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以聞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四十七 德宗

卓識

條分也流派也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

秦梁千里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之地梁謂梁州兵勢無常遙為規畫

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

礙難以成功史炤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

而不得進欲退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

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

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

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注曰齊

眾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

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

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作即翻善也上有掣肘之譏必于賤為單父宰

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書而掣其肘書惡

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侯魯侯曰此謂吾撓其

政也下無死綏之志兵志曰將軍死又曰傳聞與指實

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

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

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

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

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佺薨佺肅宗子音他頂翻徐海

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洧以為徐沂密觀察使洧

率高承宗代之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

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

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

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

棣之餽餽音運糧依營而陳陳讀陣利則進攻否則入

保持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

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憊音蒲請休息數

日乃戰常侍楊布滔做天朝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

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

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

思為大王立效為于偽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

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為于偽

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

中今見小敵允豫不擊允讀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

注曰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翻

毛晃曰允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允豫未決字從犬

曲其足與古尤同與侵韻尤韻失遠近之望將何以

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

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

城西南抱真列方陳於後陳讀陣下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

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

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

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

武俊驍甚

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趣七喻抱真
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
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
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
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資
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
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已怦普
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
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
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二十滄

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李惟岳本姓張故娶李氏請歸

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安喜縣屬中

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

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

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

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考異曰

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孝忠今華

詰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

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

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主

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

恒華

李宇

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更工衡翻迭也華

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澀色立翻史炤曰阻隔也澀不通滑也滄州錄事參軍李

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說輸芮翻下同遣宇

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

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

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

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

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

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

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騎音寄翻好呼到翻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

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先悉薦翻謀徒協翻覘丑廉翻皆為邏騎

所獲邏郎佐翻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語牛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飲於禁翻給錢而

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還從宣翻賊不

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

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

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

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

何等從容
沉毅

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

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

城之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補

也。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光泰門苑城

東。昌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

長樂城。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

之東。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

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

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

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駱元光之兵賊併

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

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

晟歛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殿夜聞慟哭希

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復扶諸將請待西師

至夾攻之。西師謂渾瑊之師也晟曰賊數敗已破膽。數所不乘

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

光敗泚衆於滄西。敗補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

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必蒲牙前將史萬

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麋村。按新書李晟傳神麋晟

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比必利賊已

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塞悉則翻刺七官軍不

吳詵

李演

王佖

史萬頃

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
 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帥讀曰率下同必演引騎兵繼之賊
 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
 軍使唐良臣等步騎感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
 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
 騎回禦之左右呼曰呼火故翻相公來賊皆驚潰涇原將士素畏
 其來而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先
 薦翻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
 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帥讀
 其日率近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降戶晟遣兵馬使

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
舍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令諸軍曰晟賴將
 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
 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
 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
 高明曜取賊妓妓渠綺翻女樂也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
 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
 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御軍嚴整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
 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敗捕邁翻聞泚西走分兵邀
 之巳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

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之東為望仙門又東為延政門丹鳳之西為建

福門又西為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

安國寺程太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斬泚黨

李希倩敬缸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

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兼幽州盧龍節度

使見上卷是年二月恒州登翻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

公異作露布上行在上時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

園鍾簾不移簾其曰翻說文曰簾鍾鼓之附也飾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柎縱曰簾又云簾天

上神獸也鹿頭龍身象之為簾以架鍾鼓廟貌如故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

而見但以生時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上泣下曰天生李晟

以為社稷非為朕也為于偽翻史言于公異晟在渭

橋熒惑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熒惑守之是為罰星久之乃退賓佐皆

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

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

乃謂之曰彘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

曰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又晉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為羸失次而下為縮萬

一復來守歲復扶又翻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

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比必利翻及也

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

授也朱泚以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奈何臨危相負使焚

夏侯英
梁庭芬

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

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

北趣驛馬關起七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

城屯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院

中射而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

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

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裏頭內人在官中給使

皆冠巾故謂之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為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

之卒尚未循拊介翻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

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

臧詔未敢承肯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

吏部侍郎斑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按詩

蒸眾也黎亦眾也勞力到翻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

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考異曰袁皓與元聖功錄

因鑿輿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知并致城邑迫脅授

任前後極多蒼黃之中偽令仍及堅臥當節即懼嚴

刑隨俗從官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汙俗尚可昭明子

儀勲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

止在於一身實恐玷于先烈况臣摠領士馬孤立渭

橋頻有帛書累陳誠劾按晞舊傳泚欲令掌兵晞陽

瘠澁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

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皓載晟此狀恐非

其實今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沆等劉廼事見上

蔣沆事見二百二巴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賞收復京城之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

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為興元府以紀元為

府號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還官

有差賞扈衛之功也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酈道元

曰樊川即杜縣之樊鄉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

廢丘最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

昌曰樊川在萬年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

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

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

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周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議者

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

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

平物權則權物之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

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帥讀曰率乃是

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

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

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陸贄此

正漢儒反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

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自

漢以下無人識權字不如奠枕京邑史炤曰奠枕安

喪息浪翻長知兩翻京枕也楊子曰奠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

旅拒史炤曰旅眾也拒捍復勞誅鉏哉復扶戊午車

也謂率眾以相捍也

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炤曰綜機

謂整治其事使皆有紀若機之綜縷也 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

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此唐之

宦之常態也 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理

華戶化翻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

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

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

欵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 懷光遣

其子瓘詣行在謝罪瓘七 請束身歸朝朝直 庚辰詔

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懷光除

本年 請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朔方將

所部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

眾扈從從才 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

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見賢 先賀平

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

涕為于偽翻掩面 命左右扶上馬上時 至宮每閒日

閒讀日閑唐世天子以隻 輒宴勲臣賞賜豐渥李晟

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臯遣其將

伊慎王鏐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

千救之臯遣其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劉响曰應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四十七 德宗

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末陽縣隋改爲應山以縣北山爲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里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

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隨故厲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厲鄉九域志隨州厲鄉村有厲山今自棗陽至厲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丁

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胡人不習朝章

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誼譟宜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談守盈懷光亦不之止考異曰邠志曰七日

爲無官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罪故以爲無官

誅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特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已卒之蕃渾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全尸以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復扶又翻辛卯

赦天下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上爲奉節王

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卷末泰元

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

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

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朝野皆屬目附之屬

欲翻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懷光檢惡
連亡巢父
奉使無狀

杜亞

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書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

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

兵今懷光將也將即亮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

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

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

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巢父談守鼠伏河

中如夢魘之人耳魘於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梟古

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事見二

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昕元

忠見

二百五十一卷建中二年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

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及

十姓突厥西突厥有五弩矢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

併兵東侵謂東侵涇邠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

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

河隴獨安西北庭為唐固吐蕃陷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

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

讎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

賂而去事見上卷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

與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

以無功拒之非朝廷失信

真卿死節

至蔡州殺顏真卿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

與寺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臯上表曰臣見蔡州歸

順脚力張希璩王仕穎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

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城使

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

真卿到死云二三日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

只是從容

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

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救邪

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

帝初即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既而又姚令言

之亂既而田希鑒又殺馮河清帥所類翻下同

請往理不用命者理即治也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

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

出幾會

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

而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

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九域志

河中七十五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數所角翻

度支用度不給度支之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

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要於消翻姓也姓

後漢有河牙將毛朝敷守隰州朝直遙翻鄭抗守慈

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

州文城郡赤狄屠谷如之國郡西南有采桑津晉里

克敗赤狄之地漢為北屈縣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德宗

六

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戍因名治吉鄉縣漢北屈縣也說式芮翻上乃加渾

城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

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

元帥渾戶混翻又戶本翻城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誠軍于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

二十九卷帥所類翻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

陝失冉翻使疏吏翻置鎮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復置邠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

光邠音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

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

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降戶

下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

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

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

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丙子加渾瑊朔方行營元

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治直之翻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斌音朱滔為王

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上時癸未馬燧將

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即亮度支

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

曰朔方軍累代忠義度徒洛翻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今為

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

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時下呂翻俟道路稍通即

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喪師失守也辛丑罷勉

都統節度使建中間勉以永平節度使都統討李希烈之兵其檢校司徒同

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

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武德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燧既取永樂則兵逼河中矣

樂音洛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百

二十四卷大曆五年復扶又翻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初名白

秀珪典禁兵事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志貞得罪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

右神策軍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

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

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奪矣將即亮翻監古街翻 考異

日舊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鳴統禁旅蓋希遷尋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 閏月丙

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

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近其萬

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

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

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

彭令英

德宗

奇

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
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
鑒不復疑復扶又翻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
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
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
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
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
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唯

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考異曰舊唐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

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為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晟入其營諭以誅希

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

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翟長伯翻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

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眾歸國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上年

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考異曰二月巳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

劉洽劉昌但許曲環之捷之耳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

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

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敗補邁翻斬首三萬五千級擒

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

引兵趣汴州趣七喻翻至城北恆怯不敢進恆去王翻劉洽兵

德宗

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

入舍於浚儀

浚儀帶汴州劉澄蓋舍於縣治輿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

之以為邑名漢武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

兩軍之士日有忿鬪

鬪許潑

很也戾也又相怨也

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

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汴州刺史

都統司馬宋滑

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珏古岳翻

李勉至長

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

勉失守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

中四不應尚為相

相息亮翻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

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

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麾

下勉至睢陽

睢陽宋州

悉舉其眾以授之卒平大梁

卒子恤翻

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

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

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陰蓄異志上

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

獻不絕

事見上卷

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

也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台溫衢處婺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弩手援寧陵

蓋兼統宣州為十五州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

下將有永嘉之行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度以為言為迎扈之備耳

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

李泌所評
兩人俱當

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如麻可束也卿弗聞乎對曰臣

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省

景翻覲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

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

無它願上時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朝衆謂在

衆也朝直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

衆恐并為卿累也易以鼓翻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

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為于偽雖

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

於親舊以負陛下願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

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為于偽對曰今天

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

下早下臣章下戶嫁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

歸覲歸覲者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

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

臯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以謗言比昆朕

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復扶因言關中乏糧歸

語卿父語牛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

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

母啼聲聞於外問音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

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

陳少遊時鎮淮南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

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四月還從宣

翻又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見賢勉等退復獨

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敗補邁翻

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臯臯事見

中四年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上然之尋遣中使馬

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諸相在省中

退各居閣下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

所言事即奏行之朝如字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

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事見堯典舜典爵人於朝與士

共之記王制之言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

延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

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朝早也復已面陳其不

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

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語牛上愈不

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

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史究言

敗臣節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

又得韓滉力

賻祭如常儀賻符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受貢藏財物之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殣渠

各翻瘞尸也又餓殍為殣道殣相望本左傳之言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

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盧杞貶新州

九卷建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

果用為饒州刺史幾居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

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

制更工衡翻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執之不肯書且

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

復用復扶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

擅權建中二年盧杞百揆失叙書舜典納于百揆百

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天地神祇所知華

無廢事業今云失叙謂事業廢也

趙需

袁高

陳京

夏蠻貊同弃。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

高復於正牙論奏。唐謂大明宮含光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上曰：杞已再

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

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

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讀曰闕，易如字，辟易言

開遠而易其故處。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

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

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

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誠為至當。當丁浪翻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已之孫也。

袁恕已與張柬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戊午

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

鄭滑節度授之也。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嘉城縣名，隋置唐為松州

治所妻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

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

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鄘、邕之

姪孫也。李邕以讒死於天寶之末。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

敗補邁翻。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鄘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即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即此地。

李鄘 呂鳴岳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六十七 德宗

李思登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二
與歷山相近按唐河中府
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
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城
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節度
當有使字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壬午馬燧渾

城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
將相繼來降詔以燧城為招撫使。五月丙申劉洽

更名玄佐更工韓遊瓌請兵於渾城共取朝邑直朝

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

兄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奈何以

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囂喧也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

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

由是得復踰旬月史言李懷光偷延六月辛巳以

劉玄佐兼汴州刺史。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臯為

西川節度使為韋臯以功烈朱滔病死將士奉前

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皆

故滔死而眾奉之怱普耕翻時連年旱蝗老子有言師之所聚

必有凶年度支資糧匱竭度徒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

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晟成正翻河中距長安纔

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

隄防少詩忽驚東偏同州在長何以制之一也今赦

懷光必以晉絳慈憮還之渾城既無所詰康日知又

應遷移。先已命渾城為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

咸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

紇。南有淮西。吐從。噉入。聲紇。下沒。翻李希烈時皆觀

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

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覷音懷光既赦。則朔

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謂解奉天圍勲今府庫方虛。

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

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殍彼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

陛下但救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

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

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

光凶逆。尤甚。救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

陛下平之。燧音遂。朝直。遙翻。必為于偽翻。考異曰。

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諭卿意。何

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

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贈登矣。領河東十萬之師。

遣王權領五千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歸本道。男暢

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

兵馬。暢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

與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

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野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援

鞚。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有河

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德宗

三

不似李公語

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賓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即至臣激燧令其取懷光自効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并致書與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語之曰此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疆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它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踏躓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居也不速出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者即不及矣若河中既平公即如懷光之踏躓矣欲於滔俊之下作偏疆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百卷書踏躓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勲退不能効夷狄既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鍾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答以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若河中既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入朝矣若以建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為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書也叔規既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俊等突犯宮闕居常不安會東面苑牆忽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啟賊上顧問必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枕上肉耳但恐梟懸太速不得與馬燧藉手為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難危憂慮太過輕敵者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比在梁洋元惡據宮闕謀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在東渭橋此時可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苟欲偷安脅為遲綦亦可而竟如醉如魘都不能動今陛下復歸宮闕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章即至若以宗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下無憂矣不喜於平懷光喜於得馬燧也既而馬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

通鑑卷之三十三

三

李公自是
偉人何煩
子孫粧塗

對曰馬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
自備軍糧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
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曾與之言語其為
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
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時握十萬疆
兵收復功在他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
收取以立功自解它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
見則蹭蹬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
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既以師至河中旬月
當平而燧因此有功便為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
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搏勝驚曰有是
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為懷光矣非賢表兄豈
有告燧者乎即日表請行叔規又請如必言先寫
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
軍往討則聖上信可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
然朝救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乃令叔規
草書為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
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
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為奏之又諷令下營
范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度

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使
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此亦有人
致卿言詞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於朕朕信其
言今見卿益知先公忠讜豁然體至誠奉國矣燧謝
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
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路感
而用之必有成策皆如卿言信雄傑也按必到長安
數日即除常侍與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
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
州矣故朝廷命為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已拔絳州
及猗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豈
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纔九日自長
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必諷諭鄭叔規始來京師又
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
後上表與師伐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
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
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
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公聞之請全軍自備資
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邠志曰七月馬公朝于
京師請救懷光龍右節度李公聞之上表請發兵二
通監卷三十三 德宗

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
 馬公因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悖逆使朕再遷
 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兩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
 首上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
 朝爭之豈肯面雪懷光邪今從舊傳上許之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
 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
 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
 猝不可制蒲李懷光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
 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經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
 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
 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
 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

城之人不貫逆命

貫讀與

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

校尸

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

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勢也

以形臨之

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

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

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

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

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

唐諸鎮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語

與太宗不
喜得高麗
喜得仁貴
同

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耳語牛倨翻陝州行營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

河中地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時屬

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

八里夏戶雅翻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

暉覘者馳告之將即亮翻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

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號觀察使泌

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朝臣時帶鄜坊節守潼關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

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

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

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

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進

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

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

去唐臣當泌寫宣以却之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

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

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

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

奉宣上旨而得各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

口傳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栖楚之叩墀

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宣

也李泌寫宣以却還唐朝臣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

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偵且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

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

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

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屏必郢翻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杜預注左傳曰煩言忿爭也

碎之言師泌到自妥貼矣史炤曰安安也不願聞也

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客翻

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鎮

為使宅語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

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

祭前使為于偽翻前使謂張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

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口中宣慰使至

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

之復扶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

請赦之詔謫戍天德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

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

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緣居

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則歲餘竟殺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

泌已入陝而還壬辰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旱灞漭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

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八月盡強圍單闕七月凡二年始乙丑八月終丁卯七月

凡二年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

通鑑卷之三十三

元而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

燧音遂將即亮翻開長春宮事始上卷是年四月

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

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

造上到翻

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亮翻帥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

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

復扶又翻

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

徇國立功四十餘年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賊立大功其後而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叛亂外禦內討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日四十餘年四守誤也當作三

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

亦翻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

守勿出

弟讀口弟但也

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

逼河中至焦籬堡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戶咸翻瓌古回翻焦籬堡在河中府河西縣

西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

尉紆勿翻本復姓尉遲後單姓尉以從便易降戶江

同翻下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

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

於城上以侮之

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

且曰我降漢

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

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吾輩

復為王人矣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四十一

德宗

二

要知渾公
不遠處

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遠多矣。

渾戶昆翻又戶本翻城古衙翻

不逮不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

此謂之試官兼官以

寄祿也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

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唐上

元元年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曆二年復置朝邑縣仍析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依舊為河西縣縣境

東西十四里帥讀曰率考異曰舊燧傳曰燧帥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

城降今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

從郗志疑隊矣。河中夾河為兩城西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擐音宦疑側角翻須臾

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

縊於計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事見二百二十上又於賜翻

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瓘七罪翻寵待甚厚及懷光

屯咸陽不進。事見上卷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

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人生在三事之如一謂君父師也但

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

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

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為于偽翻下同

縫使君臣之間無隙不當密奏其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

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

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

俱死矣復有何策哉。復扶又翻下同使臣賣父求生

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

德宗

李璣

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更古孟 至咸陽而還翻還音

旋又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

萬方說式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

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邪音及李泌

赴陝李泌赴陝見上卷是年七月上謂之曰朕所以再

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

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陝失冉翻為于季翻

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迫逐其君謂懷光逼

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人知愧者色見

謂之顏厚復扶又翻又謂之顏厚復扶又翻又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

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瓘固賢

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

死瓘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楚令尹子南之子與李瓘

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閻晏

光東保河中稱兵犯同州者也餘皆不問燧自

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戊申至甲戌二十七日

燧出高郢李鄜於獄懷光囚鄜見上卷本

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

命特原其子朝晟李懷光囚楊朝晟見二百三十卷

元年三月環古回翻朝直遙翻晟

真

李瓘死難

牛名俊

楊懷賓

成正 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侯為楊朝晟後 上使問

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處昌 令悉條奏

丁翻 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

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

部及新附諸帥曰新附諸帥謂李納王 奉天息兵之

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

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窘臣隕翻復扶

河朔謂王武俊田緒 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

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

常覲上時掌翻微一 臣姑以生禍為憂未敢以獲福

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實心 降非常之大號

此謂興元 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敷與 假王

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號

元元年 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謂馬燧韓滉陳

因其事而觀其 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

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

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理道即治道遊 任德而不任

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

矣帥所類翻下 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擠子細翻而

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

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率循也不率謂不闔

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汗鳥瓜

也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

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

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

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

則慮禍之態復興陸贄斯言亦可以謂之深切當又

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

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

哉偽為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

上國泚且禮翻又音此唐以懷光之竊保中畿開元

以河中為中都河東河西二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去

六月斬朱泚今年八月平懷光梟殄實眾慝驚心之

日眾慝猶言眾惡羣生改觀之時觀古玩翻威則已

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

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

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

慮非不追悔也興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但以猖狂

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

於天地之間耳

荷下可翻覲也

縱未順命斯為獨夫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之名

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

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儉容歲時心雖陸梁勢

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

乃狴率之類

狴邊迷翻又部禮翻狴姓

不有人禍則當

鬼誅

陸贄論李希烈事曲盡情勢

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

謂歟

兵法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

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甘肅及尸使葬加

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六十賞資各有差

燧音

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校古孝翻將即亮翻資來戴翻

此道與淮西連接

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

軼徒結翻突也

李希烈

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行陸贄之言也

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

蓋大曆十四年救蜀時也將即亮翻又音

如字晟成正翻

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

還從宣翻妓渠綺翻

西川節度

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

使疏吏翻

至是劉從一

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

息相

亮翻重難也

以延賞為左僕射

李晟居功名之際以一婦人之故修怨於嚮用之臣

且天子命相而勳臣以私怨間之其能自安乎

駱

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

瓌古回翻

曰庭光辱吾祖

考謂為優胡以戲侮之也

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

晟偉人必不介意

延賞實不可相晟為公非為私

此詔甚好

遊瓌曰諾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數

具翻又命左右碎斬之考異曰實錄甲申駱元光

所王翻官勿論邪志曰二十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

詔辱及祖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

甲申二十二日蓋奏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

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

遂音遂降戶江翻朝直遙翻統欲斬之遊瓌曰元光

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

然渾瑊亦為之請偽為千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

懷光之眾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自郭子儀以來

邠蒲而統於一帥今居邠者韓遊瓌帥之居蒲者渾

翻邠甲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使疏吏翻怱普九

月已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薨昏已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

尚書庚申薨以疾罷而薨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

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

十州時河朔諸鎮及淄青淮西皆不于闐王曜上

言兄勝讓國於臣事見二百二十一卷肅宗上元元

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

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復扶又翻

校古孝翻還從宣翻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

何不請于
上而殺之
朔方軍益
強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崔造

為詔王諮議

詔王暹代宗子也唐制王府官諮議參軍正五品上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

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

之孫也

散悉直翻騎奇奇翻劉子玄以史筆事武后中宗

造少居上元

少詩照翻

上元縣帶昇州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

人謂之四夔

夔者唐虞之良臣時人重四人者以四夔稱之

上以造在朝廷

敢言故不次用之

朝直遙翻

滋映多讓事於造造又在江

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

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

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

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

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

使疏吏翻度徒洛翻尚辰羊翻琇音秀權古岳

吉中孚判度支兩稅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

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

將即亮翻朝直遙翻

山南東道節度洽襄州

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

論鹽鐵過失

為崔造元琇得罪張本滉呼廣翻

甲戌以琇為尚書右

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

泌薄必翻集津倉在

鑿道十八里

三門東三門倉在三門西

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

底柱

兩山屹立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過世謂之是月道成

之是月道成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

李澄

通鑑

德宗

陳仙奇

之代宗大曆七年賜滑毫節度為永平節度貞元元年李登
得鄭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

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果如陸因以兵悉誅其兄弟

妻子舉眾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杜牧竇烈女傳

桂娘

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

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

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

先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

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為賊遲晚必敗

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

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以示無事于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竇在後

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

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服于外事不疑矣明

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

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勃逆天

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

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今

又得泚力

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呼火拘吾於軍而不給糧

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

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

得生矣滉呼廣翻陝夫冉翻泌薄必翻記王制曰國

也况日闕無儲者乎日闕無儲有以繼之猶可况漕

運不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餽德

宗於兵荒之餘其窘乏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

亦懲淫卒之變發之於言語有不能以自揜者裴延

因以排陸贄。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樂音洛

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

比毗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

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復扶數月人膚色

乃復故。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滄州始別

此觀之則以日華為橫海軍副大使上卷衍大字明矣。秋七月淮西兵馬使

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

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使疏史翻少始照翻故巴西以

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

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曲環時以隴

許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

寬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八

月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寧謀總軍務祕

不發喪。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

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

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初上與李泌議復

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

置府兵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府兵廢見二百一十二卷玄宗開元十年且言府

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

教習戰陳。陳讀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

通鑑卷三百五唐紀四十六 德宗

懷光死全無善後之計

荒政

復府兵

折衝與刺
史並罪

府府者折衝果毅參驗發之。至所期處發兵刻期將

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

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罷兵使各隨便道歸農行

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

使以圖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二年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

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墮讀日隳為人所賤百姓耻

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

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縉慈陵翻

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

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累良瑞翻

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事見一百一十二年

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八載兵不土著著直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

梗毛萇曰梗惡也鄭玄曰始生此禍乃至今日相梗不止彘使府兵之法常存

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侵犯為陵偏下為替陛下思

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

當與卿議之因置十六衛上將軍先叙議復府兵之事九月丁亥詔十六

德宗

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十六衛上將軍從二品神策大將軍正二品統軍從三品將軍從

五品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

劉玄佐

墨縑出視事墨縑自晉襄公始縑倉回翻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

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廼不敢襲位丁

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

賈耽處事

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剽匹妙翻比溜必利翻及也

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自李正已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也

此必李納遣兵自戊守其境亦稱行營耳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

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館古玩翻賈耽曰柰

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處昌昌翻命館於城中耽

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

也騎奇寄翻吐蕃遊騎及好時時音止乙巳京城戒嚴復

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

以避吐蕃復扶又翻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

裝具糗糧見賢編翻理裝治裝也糗去久翻乾飯屑也人情恟懼夫大福

不再左傳楚靈王之言也恟許拱翻夫音拱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

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偽翻李晟遣其將

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展成止翻其將即亮翻必毗必翻必將音同上

齊映諫

又音如字。驍，堅堯。翻隴州之東有城之曰虜過城下。

汧陽縣汧城在其旁。汧，口堅。翻。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

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言其軍士所服之衣，畫為虎豹文。乃其

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似用其言，尚結贊敗

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

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燧音遂，渾

戶本翻。城，古咸。翻。為尚結贊開。李晟切。渾瑊，城賣馬燧。張本去。美。呂翻。入鳳翔境內，無所

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俘，芳無。翻。李晟

時為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此尚結贊所以間晟也。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犒，口到。翻。使

蕃，姓也。良輔，其名。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

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

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騎，奇。寄。翻。扈屈

還從宣翻。又如字。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寧慶，二州名。癸酉，軍

於合水之北。合水，縣屬慶州。隋開皇十六年置。九邠

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

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邠，甲。曼。翻。使。疏。吏。翻。瓌

讀入聲。陳。讀曰陣。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奔，所掠而去。十

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乙未，韓滉入朝。滉

廣翻。自京口入。丁酉，皇后崩。辛丑，吐蕃寇鹽州。

朝。朝。直。遙。翻。

史履程

詩良輔

思

鹽州五原郡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

去彥光悉眾奔鄜州九城志慶州東至三百五十里吐蕃入據之

考異曰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委城以其眾去吐蕃許之分軍竊據今據實

錄在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習淄青淮西久未入

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汴皮變

遙翻滉呼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韓滉鎮二浙雖

王室播遷而巡屬寧晏轉輸絡繹劉玄佐以是重其

才滉父休以剛直致位宰輔滉所歷任皆著聲績劉

玄佐以是重其望滉為江淮河南諸道轉運使玄佐

賜履之地乃漕運之所經以職分言之則滉相約為

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

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

及弟宜早入朝丈毋垂白諸父執行謂之丈人行韓

視其父為丈人行故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

呼其母謂之丈母也母悲泣不自勝勝音滉乃遺

玄佐錢二十萬緡遺唯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

金帛賞勞勞力到翻緡眉巾翻考異曰柳氏叙一

軍為之傾動偽翻玄佐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滉問

孔目吏孔目吏今州郡皆有之謂之孔目官今日所

費幾何詰責甚細詰去吉翻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

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韓滉既遣劉玄

又大出賞勞以動其一軍之心玄佐雖欲不入朝之資

玄佐母

崔造不終

將入朝觀先公令人報比在關庭已奏來則必能致
大梁入朝今求所望善論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
入朝此蓋李繁掠
美今從柳氏叙訓
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諸使

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
諸使謂鹽鐵轉運諸使也
元琇既失職

謂解判鹽鐵而為右不也琇音秀
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

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

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是年正月崔造為相改錢穀法

及罷諸使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

眾去遂據其城
托與拓同托跋起於鮮卑之裔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以為姓此後

魏所本者也若唐時党項諸部亦自有拓跋一姓我朝西夏其後也夏兵雅翻
又寇銀州

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宋白口銀州漢為西

河郡圍陰縣地周武帝保定二年於縣城置銀防三年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收驄馬於此谷虜語驄馬為乞銀故名西北至夏州二百三十里北至麟州三百里
韓滉屢短元琇於

上庚申崔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
舊志雷州至京師六

千五百一十二里
考異曰實錄曰初元琇判度支

闕輔早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滉素著

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復

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楊子凡一百

十八里自楊子以北皆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

師錢重貨輕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令

轉送入關滉不許誣奏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

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

水路至京師所費三二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

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及滉總度支遂寘宿心累

誣奏琇至是而貶焉舊傳曰造與元琇素厚罷
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
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
初江淮漕運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
通鑑卷一百五 唐紀四 德宗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乃罷造知政事
貶瑋雷州司戶鄴侯家傳曰時元瑋判度支江淮進
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
食李納無計欲束身入朝元瑋迺支米十五萬石與
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一綱米三萬石自集津
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漕船亦成米至陝俄而
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為欲使
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韓相報曰慎不可奏
某判度支米在外勢不禁它反被它更鼓作言語待
某今冬運畢當請朝覲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澁
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詔者皆為催米且
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忠副朕
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被
外支蓋瑋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為
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
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事且言元瑋支米
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驚即日
貶瑋為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
大 以吏部侍郎班宏為戶部侍郎度支副使
度徒洛 翻使疏

史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

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

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壞古回翻吐從墩人

字騎奇寄翻邠卑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

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燧音遂石州

石地河曲六胡州時已為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

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郡

本魏平城地朔州馬邑郡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

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

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

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開之

吐蕃可以
離開忠將

恃延賞相也

言吐從或於六翻晟成正翻過古木翻又古臥翻延賞等

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朝直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

腫蘇軾有言本必先蠹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張延賞之讒開亦因帝有忌晟之心而

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

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論旨於晟使與延賞

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

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

延賞為相朝直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射寅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貯丁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張

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

將李希烈自建中初據淮西騎奇精兵皆乘驃謂之驃軍驃力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

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怨可釋也薦為相誤國奈何

延賞為相朝直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射寅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貯丁非

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張

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

將李希烈自建中初據淮西騎奇精兵皆乘驃謂之驃軍驃力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

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

自鄜州叛歸渾城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娑素和翻反為所

敗敗補丙午上急遣中使救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

防遏勿令濟河吳法超等自鄜州擅歸自鄜州即東

至陝則不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九域志靈

州西四十五里趣七喻翻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陳讀泌乃命靈

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剽匪明日宿陝西七

里陝西、陝州之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選

簡選其驍勇者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

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呼火勿避

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避道留行賊必人

隨而擊之前者得脫後者務進心不在戰此泌所以制勝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

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

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陳讀明日四鼓

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且戰且走死者

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驛軍

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

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長水本隋弘

唐初避高祖名更為長水五代志曰長淵縣後號曰

南陝西魏更今名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

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

境庫谷巴西沙渠谷巴東為南陝縣廢帝改為長淵

通鑑卷三百五十一 唐紀四十九 德宗

唐英岸

燕學楚

縣以縣洛水長淵為名唐改長水九域志在賊二日

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

法超果帥其眾大半趣長水帥讀燕子楚擊之斬法

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

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

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

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復扶得至蔡者纔

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少詩悉斬之以聞且遣使

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偽為泌執張崇獻等六

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

眾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肅宗至德元年載嵩州

獲西瀘令鄭回西瀘縣屬嵩州本漢印都縣地江

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

迦異迦求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

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大曆十四年異牟尋以

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南詔官曰坦縛曰布

官所以決國事輕燮曰又黃謂之清平

重猶唐宰相也 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

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眾數十萬吐

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歛重數歛力贍翻重

又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

南詔內附寶元年改之始

鄭回

韋公會逢
其適

映以敢言
罷相

逐相

權相

此句說韓
休諺矣

異牟尋復自歸於唐說式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

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

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群蠻異牟尋遣人因

羣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弃好好呼暴亂鹽夏夏戶

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八國生羌白狗

君南水君弱水君悉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附張本分其勢

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為南詔內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

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劉滋罷

為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

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吏救

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福

察為相不滿歲而罷先相公謂滉父休也罷相事見

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榜音至有死者且作

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滉愧

為之少霽威嚴偽翻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

澣充入吐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

淮轉運使韓滉薨滉久在二浙大曆十四年滉觀察

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

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

坐交言

並坐謂並肩而坐者坐徂臥翻

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

監古衡翻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

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

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

德置池州治秋浦漢石城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分十道江南東西道與二浙總為江南道乾元置浙江西道觀度使兼領宣歙饒三州其

後罷領復領不一自分二浙為三道而宣歙池三州屬江南

東道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

為浙西觀察使

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月二月白志貞貶恩州司馬中間蓋轉

復欲用為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也又口儉

言不用而誠也音乞休有耻息廉翻不可復用復扶又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

用之渾疾間

問如字

遂乞骸骨

以言不

不許

甲申葬

昭德皇后于靖陵

王后諡昭德靖陵在奉天縣東北十里

三月丁酉

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

銛思廉翻吐從嗽入聲

初吐蕃尚

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

去年冬吐蕃留

兵戍鹽夏州鳴沙縣屬靈州漢富平縣地宋白曰見後夏戶雅翻

自冬入春羊馬多

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

臨之大懼

晟成正翻燧音遂渾戶昆

屢遣使求和上

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

之盟而歸侵地

清水盟見二百二

使者相繼於路燧

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

為子為翻以馬燧智

不得於主上即乞私於疆吏唐國之休猶

尊

德宗

三

略功名而信尚結賞為之請使其劫盟李晟曰戎狄之謀獲遂則自損功名而智略不足言

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

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

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眾

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

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

俱入朝論之滉呼廣翻鄯以戰翻又音善洮上乃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趣讀曰促使疏吏

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謂陝州之辱也欲與

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史言馬

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丁翻乃謂晟曰朕以百姓

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

之鳳翔帝敬禮李晟謂之大臣之往也史言帝忌李晟因吐蕃請和將相有隙而奪其兵柄宜

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

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樂壽本漢河間樂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十六里後

魏移縣近古樂壽亭因改為樂壽唐初屬瀛州永泰中度屬深州丙午以君牙為鳳

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勳

西平王杜國封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

諫好呼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

到翻

亦君牙

馬燧不終

以私恨諱國事

賞以私

丁翻

數所

史言

樂壽本漢河間樂城縣故

唐初屬瀛州永泰中度屬深州

勳

為非勲德所宜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余謂李晟欲忠於君李叔

度之言亦可謂忠于李晟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

密未嘗洩於人朝直遙翻沈持林翻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

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

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於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鎮隋文帝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仍立鳴

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于餘沙故曰鳴沙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澣

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以武亭之功邀

唐事見二百三十卷元年四月泚且禮翻又音此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

邊疆確論

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

也夏戶雅翻將即亮翻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言欲踐前言以修舊好一曰欲

吐蕃所荐豈可聽信

踐前迹以修前好踐慈瀆翻好呼到翻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

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言嘗與渾瑊共討朱泚

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

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尚結贊欲因盟劫執二帥以取涇靈耳使疏吏

翻觀古玩翻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

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臚陵如翻復扶又希全守

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清水漢故

縣唐屬秦州考異曰實錄崔澣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

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

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
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辛未以澣為鴻臚卿
充入吐蕃使今澣報尚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
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會盟使約以五月
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故欲劫
而執之然則求賊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
鄭侯家傳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令力丁翻五月甲申渾瑊

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

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

朝為都監宋奉朝宦者也已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

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

盟於原州之士黎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

神策將馬有麟奏土黎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

如平涼川坦爽新唐書地理志平涼西北時論泣贊已

還丁未遣使追告之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

欲拒朝命朝直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

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

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閏月己未韋臯復與東

蠻和義王苴那時書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芭兩

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苴那時使詞伺導達雲南詞伺刺探之人也

庚申大省州縣官負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

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

路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

此一請好計了然

馬有麟

鄭常楊冀死難

不知晟豈知抱真

延賞罪等於杞

晟忠而智延賞復而愚渾瑊有誠而無識

社稷臣用心

佐玄佐亦贊成之。混薨，玄佐奏言吐蕃方疆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勞力到翻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

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

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

用，故也。史言張延賞妒功疾能之罪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

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

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

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

不欲盟好之成。好呼到翻下同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

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

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

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稱詔以渾瑊表徧示百官曰：李太

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李晟時加太尉，故以稱之。吐從嗽入聲，好呼到翻。此

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

西陲，李晟，洮州人，長事王忠嗣。李抱玉，皆有功名。長知兩翻。備諳虜情，諳烏含翻，諳悉。

也。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

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朝直遙翻，自古以來謂西戎為犬戎。潘原，原州縣屬。原州

本陰盤也。天寶更名時，其地已沒於吐蕃。瓌，古回翻。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以為瑊援

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

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四十六 德宗 三

此二將失一城矣

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壕音豪塹也柵測革翻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

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

分其勢騎奇寄翻趣遂諭翻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宋白曰時已沒蕃界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

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

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衡翻覘丑廉

騎貫穿唐軍穿尺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

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禮服盟會之服虜伐鼓三聲伐鼓擊鼓

也大謀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謀則籠翻朝直遥翻城自幕

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

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

擊或殺或擒之銜戶監翻過古禾翻死者數百人是後

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

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虜追騎愕眙眙

吏翻驚視也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西

者韓遊瓌所遣元光以輜重資瑊重直用翻與瑊收散卒

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

元光不辱應接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四十一 德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兵社稷之福老曰將曰亦曰為曰世曰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

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

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

首謝因罷朝朝直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

近鎮近鎮言邠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倉猝之際

使令街使遞其表以示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

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

多竹復有為飛語者復扶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

猝為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遣

尚結贊遺唯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城留屯奉天甲

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蕃城邑墟矣故曰故引見崔

漢衡等曰吾節金械欲械城以獻贊普今失城虛致

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

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

覆沒矣在河曲謂屯鳴沙時馬燧時屯石州不度河燧加侍中故以稱之所以求和

蒙侍中力今當全軍得歸作令柰何拘其子孫命弁與

宦官俱文珍渾城將馬寧俱歸獨遣弁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掩

覆而不傳矣俱文珍歸則必言之於帝馬寧歸則必言之於渾城中外傳播燧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間燧

者可謂巧矣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

言由是惡馬燧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為之請和既墜其計矣德宗又信尚結贊之聞而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德宗

奸

反間

虜即不聞
燧亦可惡

通鑑卷之三百三十一

惡馬燧又墮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馬燧而不知惡張延賞又何也惡鳥路翻

六月丙戌

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

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

是離間李晟惡鳥路翻去羌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

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

止張延賞慚懼謝病不視事以陝虢觀察使李泌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

燧入朝上欲以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

日久馬燧初鎮河東不欲代之為帥帥所類翻乃以為右

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

軍中事分分扶問翻誠為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

以自良為河東節度使卒子吐蕃之戍鹽夏者饋

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

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

兵分守之章阜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

之令趣遣使入見趣讀曰促見賢遍翻下同李泌初視事入政事堂

視事也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

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朕

今用卿欲與卿有約此亦帝猜忌發見之一端也卿慎勿報仇有

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偽于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

杜希全守城

尚結贊必有謀上史示詳

通鑑卷之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八

德宗

上言大開
疑端故須
明白說破

宰相分其
權於六部
非也權不
在閣部非
之非也

宰相語

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死。惋烏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復扶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樂音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惋烏貫翻樂音洛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亦以德宗情忌開廣而

言之耳。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

事則有吏過兵過

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奏擬皆過門下省百司奏抄侍中既審給事

中讀之有違失則駁正舍人則有六押

唐制中書舍人六負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六

典中書舍人六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

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

是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

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上曰

置吏以為人也

為于偽翻下誰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

三分之二而吏負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

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

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

當丁浪翻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

若聽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負官

後隨所減台員而停其官又加以文武兩選授以正負官與

其元所居官同類者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

此泌所謂冗官不減者因請減而不除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復故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

謂上自奉天幸山南

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

考異曰鄴侯家傳及舊叔明傳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

及郭子儀之子臂為盟著行滕釘鞵

乘繩證翻著陟略翻滕當作滕徒登翻行滕以邪幅纏足膊腸

詩采葢斜幅在下傳云幅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偏束其脛自足至滕正義曰邪纏

朱昇
郭曙

通鑑卷之...

唐紀四十七

德宗

於足謂之邪福釘鞵以皮為之更鞞上馬以至梁州

外施油蠟底著鐵釘鞵戶皆翻更工衡翻它人皆不得近近其及還長安上皆以為

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郃國大長

公主第郃國肅宗之女初嫁裴徽又嫁蕭昇唐制皇

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郃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

泌薄必翻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

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為

之隙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

中傷中竹而郃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

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

嫌遠于秋七月以昇為詹事郃國肅宗之女也甲

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為夏綏

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

夏州夏戶雅翻使疏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

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兩稅事始見二百二藩

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

為軍資點募自防斂力贍翻泚具禮翻又音此權率

罰使納錢穀以免罪而如數徵之也凡此泚既平自

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

皆州鎮以充軍資點募強壯以自防衛

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令力丁翻留使者留以應

本道節度觀察使徵調留州者留以給本州經用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

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故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

而罪之重設賞格告者依格給賞而罪其隱沒者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

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

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

輸少始紹翻樂音洛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

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

貲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使徒度

洛翻句音勾使疏吏翻初河隴既沒於吐蕃代宗初年河隴陷沒吐從職入聲

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

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仰

向翻臚陵如翻鴻臚掌四夷之客有禮賓院府縣謂京兆府及其所屬赤縣畿縣也於度支受

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度徒洛翻勝音升李

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

宅舉質取利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安居不

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

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政府謂相府也泌曰此皆從來

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

歸乎朝直遙翻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

惟其如是故可用為祭旅

去元官裁
冗費是幸
相事

議府兵

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
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
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
或押牙散悉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纜
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免供億上
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上復扶對曰今歲徵關東卒
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
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此毗經
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
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
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
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

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
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藏祖浪翻

庫藏年深以致脆惡者纈戶結翻撮絲以線結之而
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色
矣其色斑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種章

下其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
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

偽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又荒所收必厚戍

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
 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
 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
 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
 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
 思歸復扶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
 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
 續食而遣之戍兵家口發赴邊鎮者本貫為給據應
 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帥所
 更工亦喜聞矣喜許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著直乃

悉以府兵之法理之理治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

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所謂復府兵之策

謂之天下無復事是但喜其言之可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

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

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

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

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自李泌

其處置天下事姚崇以來未之有也史臣謂其出入
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奸縱橫大言
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
人所譏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橫大

復府兵妙
 在以漸用
 更秋妙在
 不言

註佳

尚結贊之請監方許之以其成歲罪平涼之役其罪尤大

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興復形勢言無不効及張李之間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讒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任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潔身遠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略曷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泌蓋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蕭姜謂之輕已賣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無憚彼其心以泌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欲從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後為之泌終始篤好之耳

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射

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射寅謝翻薨呼肱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九

起疆圍單闕八月盡重光協洽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

五騎送崔漢衡歸

吐從瞰入聲漢衡為吐蕃所擒見上卷是年五月騎奇寄翻

且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德宗

李觀尊朝
廷亦得體

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上時掌翻觀古玩翻受其表而却其人 初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

相息亮翻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

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偽于翻柳渾頭可斷

斷音舌不可禁禁居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好呼

短音醞紆運翻藉慈夜翻史炤曰醞籍有雅度之稱余謂

炤說非也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鄭氏注云皆為溫藉重禮也皇氏云溫謂丞藉凡玉

以物溫裏丞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丞藉溫與

同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佻它于上前時發俚語上

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它俚音里

翻褊補典翻 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欲以為王傳泌請

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於此可以見帝

必已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散悉初卻國大長公

王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郤音告長知

翻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武后垂拱二

蜀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

漢州置豐陽縣以川為名舊治吉商縣地置商縣

川城麟德元年移治豐陽川 皆出入王第王女為太

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王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

皆疾之或告王淫亂且為厭禱厭於琰翻上大怒幽

王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

通鑑家言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九 德宗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長知孝友溫仁

泌曰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子誼諫其所生外

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玉或未生誼諫之外尚有昭靖子也奈何一旦

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

得聞人父子問古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

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語牛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陛下言昭靖諸子王上令吾子之昭靖太子弟遜也今陛下

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當此之時微李泌舒王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父子天性

情利害極處以感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

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

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

必復殺而子而汝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

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款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又

自家真情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

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

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

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

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建寧王倓德宗之叔也

倓寬死事見二百一十

獨相者宜知

決其疑

通鑑卷之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九 德宗 三

九卷肅宗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

天子左右近其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復

右翻相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

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事見二百二十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

讒構之端事見同上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

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

承乾公主之嘗監國監古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

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

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

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

從之并廢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七陛下既知肅宗

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勝音願陛下戒覆車

之失從容三日從十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

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理義者

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

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

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

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二百一十四卷此乃百代所

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蓬萊池

人臣辭位可以保杜稷

固其信

急切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所謂蓬萊池蓋即此也

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

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曰不可是人也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宮甲圍成王而殺之正恐失于柔仁耳

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

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未嘗接外人預

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

晉愍懷

事見八十三卷西衷甲如太子瑛

開元二十年楊洄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鏞有異謀武

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大

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猶未可信况

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

累良瑞翻幸陛下語臣

語牛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彘使楊素許敬宗李

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

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

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

橫戶臣罪大矣上曰為

卿遷延至明日思之

為于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

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

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

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

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

樂音洛累太子遣人謝泌

力瑞翻

安其身易
其心定其
交三者皆
有之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德宗

五

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言欲飲藥而死也泌曰必

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禮記之言苟泌身不存則

事不可知耳按經典釋文間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閣

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勝子流涕闌干泣涕縱橫

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

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

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翻不可復用復

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屬之

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

不知避宗宜杖死左傳齊盧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

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

嶺南及遠州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

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

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

汧陽吳山華亭吳山縣屬隴州隋之長蛇縣地唐貞

觀元年更名以縣有吳山也史炤曰老弱者殺

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斷音驅丁壯萬餘悉送安

化陝西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

南七十里有安化縣又隴州汧陽縣有安化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德宗 六

急着

處分

韓清沔
蘇太平

鎮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

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

圍隴州復扶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

兵擊却之沔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泌薄必言此誠

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

財春秋左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

道貢獻及罷宣索遣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必有

所須請降敕折稅折之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

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紇下沒翻當沒翻可從

翻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

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屬已

徇人爲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

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

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吐從噉入聲上曰三國

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以陝州之辱泌曰臣固

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見上卷是爲今之計當

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三國謂雲南上曰唯回紇

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

知上怒回
紇故緩言
之

誰肯言

許臣言。相息亮翻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回紇宜

待子孫于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耻

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二十二卷

寶應元年陝失冉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難屬之

難音耶少始照翻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

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

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

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九百餘人殺牟羽殺

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

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

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而言為于偽翻

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于天上凡人言死則曰見某人于

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則口見于天上言其神靈在天死則將得見之上曰容朕徐

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

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

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

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

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

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

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于元帥府先帝未

急着

人生只為

貪富貴遂

埋沒了半

經濟泌累

乞骸骨幹

如許事其

詭言神仙

乃辟穀食

數何足怪

嘗見也。勞力到翻討安慶緒之時葉護固邀臣至其

營。蕭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

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

防也。陛下在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

元子徑造其營。造七到翻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

得肆其桀驁。驚五告翻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

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

于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二十卷

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真華夷主也。然

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

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乃故

其志氣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

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

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不敢察察言故云爾而天威所

臨。豺狼馴擾。馴從也善也擾者順也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

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

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

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

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此多少之少音詩紹

翻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

國家所急
在此蕃非
回紇不低
制必苦心
謀國哉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怨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復扶朕當奈何必曰臣以

為回紇不足怨翻蘇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

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回紇至德二載與代

又與帝復東京是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

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見二

十三卷代宗此乃必報之讐況其贊普尚存言牟羽

廣德元年回紇為可怨贊普尚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偽翻

存則國讐當必復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

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

我為夷狄之笑乎復扶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

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

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

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

人印馬不過千匹唐六典有諸監馬印凡諸監馬駒

右驛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左驛以年辰印印

尚乘者則不須印監名至二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

字印印右驛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

考于尾側依左右開印印以三花其餘雜馬上乘者以

風字印印左驛以飛字印印印右驛經印之後簡入別

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印印左驛官馬賜人者以賜

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印並印右驛諸

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

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九 德宗

荒旁讐吐蕃。讐之涉翻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

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

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

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

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

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

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

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斷音短雲南自漢以

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楊

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卷。玄宗天寶九載。苦

于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

西域為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大食既并

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

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蓬州咸安郡公主。上

異曰。新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

書。十二月。回紇遣聿支達干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

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干來貢。方

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

于麟德殿。且令齋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

萬。還之。許五市而去。十二月。無事。支入聘之。事。回紇

自大曆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往來。亦無不和。

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絕。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事支即默啜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以上。泌又云。臣木夾中與書。令朝臣逃云。一月可到。歲內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歸其馬價絹

五萬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連雲堡在涇州西界

涇州大苦吐蕃史倫言之以見和回紇之功

宋初曰連雲堡涇要地也。三畝峭絕。北據高所。虜進退烽火易通。考異曰。鄴侯家傳曰。特京西諸鎮。報種麥已畢。絕萬頃。而皆亘野。上大喜。既而尚結贊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所營。悉捷。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軍嘗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蕃陷華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實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禾麥熟而不收穫。其實墮落。故得空穗。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二年

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于縣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為防。隋文帝廢。防為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為豐義縣。屬彭州。貞觀廢。彭州以縣屬寧州。其城即後魏雲州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復扶又翻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妖僧李軟奴自言

城故原州

本皇族。見嶽瀆神。嶽謂五嶽。瀆謂四瀆。妖于遙翻命已為天子。結殿

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

丙侍讀

送內侍省推之

也推鞠

李晟聞之遽什于地曰晟族滅

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

事見上卷

中外家

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

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

臺推

付御史臺推鞠之也

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

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

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

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

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吐蕃以苦寒不入

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

考異曰韜侯家傳十一

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

侍中為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

修西界堡障濠塹南接涇州于是塞內始有藩籬之

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

邠寧節度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眾歸汴州

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八

千戍涇原尋授涇原帥華戶化翻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

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

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

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

誅求者殆過于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

強其良翻曾

趙光奇
亦郭從謹
之流

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復方目翻。復除也。除其家賦役也。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切於憂民也。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

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載子亥翻。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格音閣。殘虐下民。

橫增賦歛。橫戶孟翻。歛力贍翻。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

民間豐樂者。而誅之。樂音洛。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

政。屏浮飾。屏必郢翻。又甲正翻。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

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

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

安之。恐其自疑而動于惡。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

一定。考異曰。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武。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

赦已遲矣
八百人無
乃甚乎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九 德宗 古

通鑑卷之... 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身丁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為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鄴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員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員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據此則似有額外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皆應作

外字之誤也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 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倍俸倍大曆十二年所增之數也泌薄必翻俸扶

用翻 考異曰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錢隸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它用按興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 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

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治

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汴兵防秋為行營節度使李元諒本鎮華州領鎮軍國節度使 昌

元諒皆帥卒力田 帥讀曰 數年軍食充羨 羨弋 涇隴

稍安 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 以其子 逆謂當連坐也瓌古回翻朝直 欽緒黨

遙翻去年十二月遊瓌入朝 錢送甚薄遊瓌見上

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 見賢遍翻 吐從嗽入

聲還從宣翻 軍中憂懼者眾遊瓌忌都虞候虞鄉范

又音如字 希朝有功名得眾心 虞鄉縣屬 求其罪將殺之希朝

奔鳳翔上召之寘于左神策軍遊瓌帥眾築豐義城

二版而潰 城二尺為一版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

諒足軍食

城豐義未就

范希朝

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句勘東南兩稅錢帛見上卷去年七月李泌悉輸

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泌薄必翻數所仍敕諸

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相息亮翻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

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

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

者奢欲之所自來也夫音扶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

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弭肩

比翻稱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

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為國家扞禦

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上時

為于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敗補不能深入上以

為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

聽于人左傳號史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

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

長巫風長知兩翻言巫祝今杜郵有舊祠日起死于

舊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

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唐以太尉司徒請贈兵部尚書

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

是

亦說不透

三六罪

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
 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
 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
 位以來宰相從千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
 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
 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考異曰舊李勉傳勉
 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
 兩存之一本泌語之下有與勉儻陛下覺之豈有
 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殺楊炎事見二百二
 擠顏真卿于死地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激李懷
 光使叛事見二百二十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

人人可以
造命此亦
偏論

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難乃旦翻下
 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
 不可忍交不可忍者言炎既形非由杞也建中之亂
 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二百二十此蓋天命非杞所
 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
 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
 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見書西伯此商之所以亡
 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好呼到翻量音良崔祐
 甫性褊躁躁則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

德宗言是

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難乃且翻下同復扶又翻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論語喪息浪翻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常丁浪翻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勸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先悉薦翻如此則理安埋安猶言治安也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

庸相耻哉

復築連雲

吳詵激變

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之使相時主未嘗不知名器之濫也劉昌復築連雲堡去年九月吐蕃陷連雲堡復扶又翻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更工衡翻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福建觀察使吳詵武德四年分泉州之建安

藥良原城

縣置建州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誅腹心十

餘人逼誅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

遣中使就赦以安之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

良原故城而鎮之良原縣隋大業初置唐屬涇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破今乃修復九

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分安定鶉觚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雲

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

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苴子魚翻五月乙卯宴之

于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封驃旁為和義王苴夢衝

為懷化王苴烏星為順政王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福建觀

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涪音吐蕃三萬餘騎寇

涇邠寧慶廊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

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先悉薦翻遣其將

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

人畜萬計而去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

谷之北夏戶雅翻柳谷在安邑縣中條山行下孟翻李泌薦之六月徵拜

諫議大夫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

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

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于衆輕

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

遊瓌不終

猶能城守

易城

通鑑卷之百七十一 唐紀七十一 德宗

帥其徒作亂騎奇寄翻朝直遙翻無帥所類翻帥其讀曰率曰張公不出本

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出於朔方軍也因剽掠城市剽匹圍監

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

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妙我來賀

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

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

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迎獻甫帥讀曰率

上聞軍眾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

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仄也上嘉

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

統軍 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已未奚室韋

寇振武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奚室韋宋祁曰室韋契丹別種東胡北

邊蓋于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猗越河直長安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執

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眾逆公主

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

使者為奚室韋所殺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

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

句檢諸道稅外物事始見上卷上悉輸戶部遂為定

制歲于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

于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

回紇遣妹
大臣妻

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

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跌奚結翻

出鐵勒而異種跌跌與回紇同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

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

除之當為子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

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異曰考

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

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

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

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

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

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

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于瀘北瀘北瀘

瀘水即諸葛亮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

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遺唯季翻使

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會川

本邛都縣高宗上元二年徙縣于會川因更名新以

塞雲南趣蜀之路志會川縣屬雋州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雲南怒引兵歸國

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

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

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清溪關

界自關而南七百二十里至雋州新志五千寇銅山黎州

有銅山要城衡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

破吐蕃于清溪關外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

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

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自此以後通鑑皆吐

蕃耻前日之敗謂上清溪關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

一萬攻東蠻復扶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

禦之雋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

大破之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

地屬徐州鄰于李納徐州與李納刺史高明應

年少不習事高明應嗣鎮徐州始二百三若李納一

旦復有異圖復扶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

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圍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

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

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駭駭五宜徵為金吾

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

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

人以法犯法者有誅無貸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橫海節

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後吐蕃屢遣人誘

脅雲南誘音

唐紀四十九 德宗

劉朝彩

急江淮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臯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

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遺唯季翻

先悉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薦翻

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耻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橫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

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城縣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瀛州貞觀元年屬滄州大曆七年屬瀛州引高漢古縣魏晉廢省隋置弓高縣于漢鬲縣地唐屬滄州

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

乃以貞外郎徐仲為景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斑宏泌言宏

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

董晉方正可處門下處昌昌翻上皆以為不可參誕之玄

孫也竇誕武德中勸齊王元吉奔并州者也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

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復扶又翻庚子以

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

並同平章事以斑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

為人剛果峭刻尚辰羊翻度徒洛翻無學術多權數

每奏事諸相出相息亮翻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

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

然晉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

歸了一著
大誤

語得休

晉謀謀必無可取

史臣此案昧甚

亦亮

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

前者不足道也

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于上前者皆二帝三

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于上者于天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為相時事止于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

必翻

薨呼肱翻故為世所輕

考異曰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教家人

好呼到翻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來取榼泌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譚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傾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于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慚及在

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况蘇州人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知略實有過人者至于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過家傳出于其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初上思李懷光

之功欲宥其一子

事見二百三十一卷貞元元年

而子孫皆已伏誅

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

燕於虔姓也

賜姓

名李承緒除左衛率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

妻王氏

率所律翻養羊尚翻

及守其墓祀

冬十月韋臯遣其

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

也曹有道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九

德宗

五

節度戰于雋州臺登谷臺登漢縣唐屬雋州大破之斬首二千

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

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

數年盡復雋州之境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與兵襲

蔚州蔚紆勿翻驅掠人畜詔書責之喻旬還鎮瓊州自

乾封中為山賊所陷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毋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山

賊蓋黎人也宋白曰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風帆二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

新會縣或便風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

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十二月庚午聞回

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

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

假道於回鶻以奏事為吐蕃所隔河隴之路不可通也故假道於回鶻以入奏先悉

薦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厭於又

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

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自號沙陀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

回鶻三葛祿葛邏祿三部也一日謀刺二曰娑訶三

唐書作白回鶻數侵掠之數所吐蕃因葛祿白服之

眾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于迦斯將兵救之雲南

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臯復以書招

諭之復扶又翻

姜孟京

李復

援瓊州

復雋州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施式二月乙亥遣

中使復葬故處初朱滔敗於貝州見二百三十一卷與元元年

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

俊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

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

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為干偽翻說式芮翻因請

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

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克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

忠貞而自立考異口新傳曰可汗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其大相頡于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

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相息亮翻

帥讀曰率下同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

奔鄆州鄆音運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

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

城等四縣回鶻頡于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

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

忠皆降於吐蕃為後沙陀本降張本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

千人奔西州六月頡于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

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

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去年唐遣

郭鋒冊忠貞可汗遺唯季翻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

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爹仰牛向翻

唐韵非人呼父曰阿爹爹徒可翻頡于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

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

安秋頡于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

所敗敗補邁翻史言回鶻衰亂歿者大半襲古收餘眾數百將還

西州頡于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既而留不

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絕故

莫知其音問而西州猶為唐固守為干偽翻葛祿乘勝取回鶻

之浮圖川浮圖川在鳥德健山西北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于

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

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

容驕慢先悉薦翻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

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

景略先據高壘而坐壘即隴字梅錄俯俯低頭也僂前哭僂曲背也

僂力主翻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

氣索然俱盡索蘇各翻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

名聞塞外開音問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十

一月庚午上祀圓丘上屢詔李納以棗州歸王武

李景略

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

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儂薨

儂肅宗子音戶光翻

二月癸卯

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可汗

鋌音蟬考異曰實錄作康鋌

築平涼城

今從新舊傳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

舊書

曰城去原州一百五十里

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

浹與周禮挾日而斂之挾

同鄭注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此言浹辰從子至子也史炤曰自子至亥曰辰浹辰十二日

分兵戍

築朝谷堡

之昌又築朝谷堡

舊唐書作胡谷堡東距平涼三十五里

甲子詔名其

堡曰彰信

舊書作彰義

涇原稍安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等軍有衛從之勞

從才用翻下同

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

難功臣

難乃旦翻宋白曰唐玄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

奉天及幸山南賜從駕立功將校為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來元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及僖昭頻

年播遷功臣差多至後梁後唐徧及戈卒非賞典也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

恃恩驕橫

橫戶孟翻

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

京兆府縣謂赤縣畿縣詬呼漏翻詈也

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

刑之者

勝音升

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

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

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

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

禁軍制府縣

禁身以聞

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也。神策尤盛，建中之前，未分左右軍，謂之

神策六軍者，指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又以殿前射生左右廂為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左右射生軍為左右神威軍，北軍遂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恃恩陵暴而有是詔，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當為神策六軍。威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起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神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於唐初，龍武等軍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于禁衛又親近于羽林也。禁身者，囚禁其身。委御史臺推

覆縣吏輒敢笞辱必從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

孝忠薨

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

安南都護府本交州調露二年

置為安南都護府斂力贍翻

夏四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

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

史言蠻非好亂若於貪帥而亂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

端王遇薨

遇皇弟也

韋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

比毗至翻韋臯書柝

雲南事始上卷三年

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

益少

少詩紹翻

臯知異牟尋心附于唐討擊副使段忠義

本閣羅鳳使者也

閣羅鳳者異牟尋之祖

六月丙申臯遣忠義

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敦迫也厚也

秋七月戊寅以定

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

庚辰以虔州刺史趙

昌為安南都護羣蠻遂安

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

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竇參惡之也

惡烏路翻下同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

敗補邁翻

九月回鶻遣使

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

結心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皆古

竇參之死

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為治縣後漢為侯官縣吳置

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于晉江縣而

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而于建安縣立建州建安吳

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東侯官之地開元

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福建

建泉三州始不相紊治直吏翻精明處竇參以私憾毀之

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

由是始惡參為竇參貶逐張本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

代參黨李翼 睦王述薨述亦皇弟吐蕃知韋臯使者

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

也臯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

其大臣之子為質質音致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

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酋慈山翻韋臯

遣三部落摠管蘇危將兵至琵琶川危牛罪翻又音

勿鄧豐琶也琵琶川在嵩州西南

徽外為下卷明年誅夢衝張本

蘇危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